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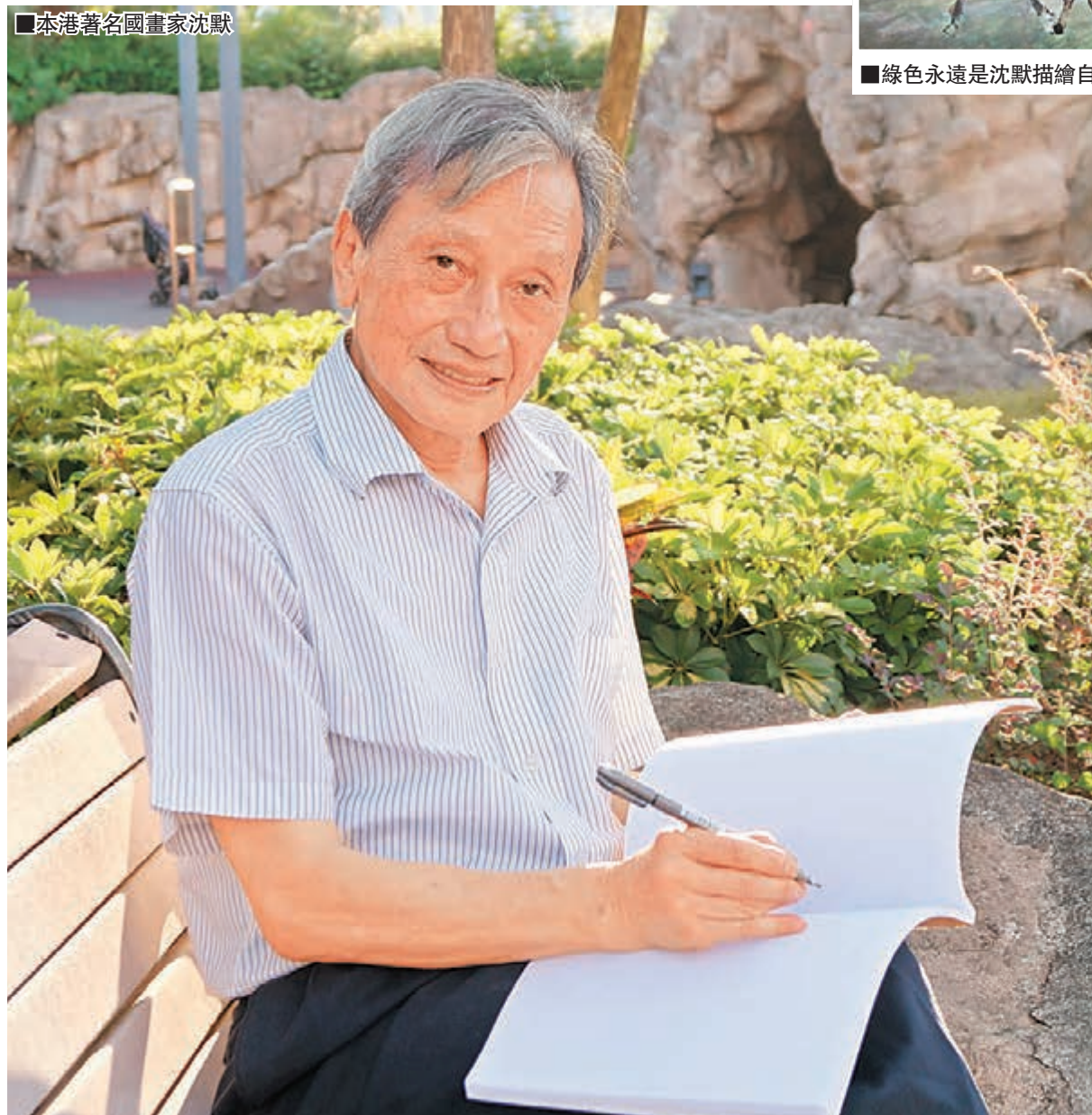
作為香港資深的國畫家，沈默對中國畫的理解往往有着深刻的思索，幽與盼便是這種思索的兩種心緒和情感。面對記者的到來，沈默仍舊以幽之語、盼之言來講述他心中的國畫點滴、水墨人生。幽與盼的水墨色彩是有情感的，這種情感來自於沈默心中的一份份歲月的色彩。水墨畫在世界的舞臺中，最高的價值是和平，這是沈默在其作品入選倫敦奧運美術展並因此獲得嘉獎時的獨白。如今雖然已年屆高齡，但是沈默用水彩描繪的人生卻似乎仍在青春的幽冥與祈盼中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■綠色永遠是沈默描繪自然的主要色彩基調

■香港著名國畫家沈默



■以東方倫理闡述人類理想的《和平盛世》



■沈默創作的《建國五十周年慶》

# 香港資深國畫家的幽與盼

## 沈默筆觸下的水墨人生

祖籍福建漳州的沈默，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華僑大學客座教授，中國書畫藝術委員會會員。他出生於詔安這樣一個閩南文化特色極為濃厚的地方。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旅居香港之後，沈默的作品中，依舊有一種濃郁的鄉愁所在，作為幽與盼的水墨基調。作為一名生活在香港的國畫家，沈默一直在進行着這樣一種水墨特質的精神探索：描繪故土、點綴時代、思考自然、省悟人生。

### 筆繪中的民族情懷

對於一個藝術家而言，最高的榮譽和成就，便是其作品在高層次的展覽中獲獎或被特定機構收藏。沈默說，作品是藝術家的生命。古往今來，藝術家們最後都會作古，成為歷史的過客；但是他們留下的作品，卻成為經久不衰的時代符號，也成為後人了解藝術家的窗口。因此，藝術作品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拍賣市場中，更在於他能否更加廣泛地為大眾所銘記和熟知。

沈默的作品執着於花鳥。因為這是中國畫的象徵之一。國畫家的使命之一便是將國族的文化發揚光大。藝術家的愛國情懷，有時或許很婉約，但有時卻很直白——這是沈默向記者表達的觀點。1999年，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，沈默創作了一幅以綠草、紅花、白鴿為內容的國慶獻禮作品。沈默說，他直接以「建國五十周年慶」作為作品的名稱，其理由便是讓作品中火紅的喜慶之感，能夠為他者更加直接地領悟自己對於國族的愛戴。彼時，作品入選了層次極高的全國美展並獲獎。

沈默認為，國畫與國情懷的結合，則需要意象的組合。花鳥代表着中國優美的自然，也象徵着中國人的民族特性。綠草，代表着沈默心中滋養十三億國民的廣袤國土，期待中國愈加美麗；紅色的花卉，既有中國人探求強國道路的熾熱之情，也同時是當今時代的中國人民民族血性之體現。沈默說，他自己經歷過戰亂和積貧積弱的中國歲月，國家的滄桑使得自己的心中充滿一種急促的情懷。福建是中國歷史上較早的通商口岸，也是中國人較早開眼看世界的地方。因此，讓中國、中國人、中國文化能夠揚眉吐氣於世界，是那個時代藝術家們的願望。這種期待，若以幽而言，則是對中國歷史的沉思；若以盼而論，則是對未來中國的期待。而這一切，在今日的香港，則尤為重要。這種筆繪下的民族情懷，一直是沈默作品的重要題材之一。



■鉛筆勾勒的西洋旅途街景 ■沈默筆下的外國街頭表演者

### 色彩裡的香港奏鳴

沈默已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移居香港。沈默如何描繪香港，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問題。他的大型畫作《和諧頌》，於2010年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（即中聯辦）收藏。對於香港國畫家而言，這是國家對本港藝術家成就與榮譽的高度肯定。《和諧頌》展示了沈默心中的香港圖景。這種圖景是以色彩加以呈現的。雖然仍舊是以花鳥為主要意象，但是色彩運用則成為了作品的特色。

沈默告訴記者，每當自己創作與香港有關的作品時，色彩的多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。因為，色彩的多元往往代表着不同的類型與含義，而這些往往與香港的文化風貌緊密相連。首先，維港的夜色就是由不同的燈光色彩構成的，香港人對於多元色彩的感觸往往是非常在意的。其次，色彩的多元又代表着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。沈默說，香港作為華人世界非常特殊的一個地方，不僅僅是東西文化交融，同時也隨着時代的發展，融合眾多少數族裔文化；而在藝術的表演和呈現上，香港是世界各國藝術家、藝術團體競相登台的舞台。因此，香港的多元文化，完全可以透過色彩的多元而加以突出。

沈默表示，當下已經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完全不同。香港的青年一代對藝術的領悟，也進入了全新的時期。而自己的摸索和創新，其實在某種意義上，也是希望下一代人能夠對中國畫有着更加深厚的認識和了解。

### 水墨下的奧運禮讚

2012年八月，沈默又一次得到了官方的嘉獎和褒揚。作為香港國畫界的代表人物，他為倫敦奧運而作的

中國畫《和平盛世》、入選了倫敦奧運會美術展，並被榮譽收藏。由於展覽的意義極為重大，且活動得到了中國文化部、中國奧委會以及當時的倫敦奧組委的鼎力支持相助，沈默的作品成為了中國畫界彼時為倫敦奧運會增添色彩賀祝的代表，也是香港畫界的驕傲。

這一份榮譽，是沈默眾多藝術成就中的一個。沈默告訴記者，當收到官方發出的榮譽證書和獎章時，自己倒顯得沒有特別興奮。奧運的主題與中國傳統藝術應當如何結合並加以拓展，一直是他思考的問題之一。倫敦奧運會本身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契機，因此他才以《和平盛世》作為作品的主题。沈默說，和平是一個既抽象、又具體的概念。和平之所以抽象，在沈默看來，是因為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時代，對和平的理解有不同的定義和尺度。但是，中國文化特別是以中國的水墨畫表現和平主题，過往屢見不鮮；但是以奧運會作為一個特定的時空場域，則必須進行一定意義上的創新。

沈默告訴記者，若以東方意象闡述一種共通性的人類價值，則花鳥甚好。花鳥意象作為中國畫中的一個重要範疇，其實與和平的主题非常接近。沈默表示，他總能回憶起兒時在閩南鄉野生活的場景。那種生活意義上的花鳥，確實帶有着很強烈的和平特質。經歷過戰爭歲月的沈默，認為花開鳥鳴的場景，不能夠僅僅存在於水墨作品之中，它必須在生活中實實在在地永存。否則，再多的花鳥水墨，也只是畫家的一廂情願，或是專美於前的回憶，留下的只是時人的傷感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花鳥意象本身便是中國畫詮釋和平意涵的一大素材。

而在色彩上，主色與背景色，沈默都選取了白色，配色則是綠色。沈默說，當以東方藝術表現人類的普世主题時，思考西方的印象元素便極為重要。花鳥與色彩的搭配，往往是歐美藝術界審視中國畫的一個視角。在歐洲文明史上，白色是極為特殊的色調。不少國家的王室、貴族往往用白色作為象徵色，代表國祚的千秋萬代，故而有歷史的淵源。而綠色則是新時代應對全球和平、環保和可持續發展而誕生的色彩。因此，白綠兩色，往往能夠在視覺上征服歐美藝術界。沈默自己也表示，自己的作品最後入選，或許與此有很大關聯。

用水墨書寫東西方共同的文化與文明，這是沈默的追求。在幽思與盼願之間，沈默的筆觸從未停止。他認為，只要是藝術的美麗所在，便是文明的實體價值，無論東方抑或西方。



■沈默作品入選倫敦奧運美術展的榮譽證書



■《和諧頌》以色彩思考香港的包容。

## 旅途隨筆的動感

沈默告訴記者，他有一個愛好：在旅途中寫下心得和感悟，這便是他的旅途隨筆。不過最為特別的是，沈默的旅途隨筆並不是文字下的日記，而是初期以鉛筆寫生、後期以水墨點綴的畫作。藝術家的日記，其實便可以是他的作品——這是沈默給自己立下的「觀光遊記寫作標準」。

足跡遍及全球，沈默認為在旅途之中，最值得記錄的便是人物。水墨畫的人物，其動感如何進行創新性的表達？沈默認為，與傳統中國畫的人物創作不同，若是在歐美加地區進行水墨畫的人物構圖，則動感感的突出，需要將一定意義上的背景虛化。這與傳統中國畫側重寫意、而西畫側重寫實有很大的關係。

沈默回憶起自己曾經在加拿大的一次旅行。那時，他是為了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，而前往加國暫居。每天清早，並不熟悉地理方位的沈默，拿着繪畫工具便出門寫生。由

於出國無可能攜帶太多的水墨工具，沈默多以鉛筆作為前期的素描，待返回香港之後再潤色。令其印象特別深刻的，是加拿大的街頭表演，這令沈默想起了旺角的行人專用區。沈默用鉛筆記錄下了這些街頭表演者的輪廓，後以毛筆完善之。沈默說，街頭表演其實是東西文化共有的產物，而且均在鬧市進行。但是，街頭表演的核心是街頭表演者，他們往往在表演時，表現出旁若無人的姿態——無論觀眾多與寡，均賣力付出。因此，抽離觀眾以及眾多背景，而單純刻畫表演者，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思路。

旅途中的人物刻畫便是如此。沈默認為，這是旅者對人生的回憶，因為每一個旅途都是不斷逝去的。同時，旅途中的人，是有靈性的，被刻畫的人充滿了動感，因為旅途本身是動感的。

## 山水落鄉愁

沈默時常回憶起自己故鄉的烏山。他說，烏山不僅僅是兒時的回憶，山水間的景色，令他總是會想起曾經與自己的父親母親一同走過的日子。每一個地方的山不同，但是故鄉的山，似乎山上的每一塊石頭都有記憶中的編號。每當需要回憶之時，在沈默的筆下，山水便會成為一次鄉愁的落雨之音。

山水與鄉愁之間該如何構圖？沈默自我定義的風格，乃着重寫實，兼而寫意，山水、花鳥、人物並重。而山水的寫實之感，往往來自他對故鄉和兒時的回憶。沈默告訴記者，這種回憶，並不簡單單單是將過去的事情重新在腦海中放映，而是試圖在山水的構圖間隔中，為親情尋找到一個棲身之地。所以，沈默覺得，自己在創作山水畫

時，其實是情感的奔放。

情感的奔放，既有瞬間的，也有持續的。沈默認為，有時，對親情和兒時的記憶，是一剎那的頓悟，所以山水的記憶圖版便是寫實大過寫意；但是，若在特定的情感或外在氛圍的促發之下，形成漸悟的情感鄉愁，則山水便是寫意高於寫實，因為這是為了追求感性的瞬間和理性的永恆，寫意手法其實更適合表達這一構思。

山與水之間，間隔的是情感，其實更是人，只不過山水中的人，被隱去了，需要觀者自己去找尋；而找尋的鑰匙，便是每個人自我的鄉愁、自我的回憶。這便是沈默心中的山水。

文：徐全